



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历史、特色、贡献*

韦昱杰 张衍

摘要 目前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博物馆学教育研究较少,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博物馆学教育在中国博物馆学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通过历史文献法对其博物学教育进行溯源。韦棣华、沈祖荣早年管理博物馆和赴美学习经历是其开展博物馆学教育的思想源头,民国时期社会教育事业的兴盛则为文华图专开展博物馆学教育营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滥觞期、发展期、衰退期三个阶段,文章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方面分析其特点,并给出历史评价: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是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起源,为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遗憾之处是未能实现博物馆学教育的体系化、建制化发展。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在图书文物一体化收藏和社会教育发展等因素影响下,两个学科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和交流。随着西学东渐的演进,两个学科在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同时也逐渐分野。在国家鼓励、支持、引导图档博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可通过学科史研究加强学科间的对话交流,促进学科协调与融合发展。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文华图专 博物馆学教育 博物馆学史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259.29 G26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3.013

引用本文格式 韦昱杰,张衍.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历史、特色、贡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3):119-128.

1 引言

近代以来,博物馆作为舶来品被引入中国,中国博物馆学随之产生。自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之日起,学科发展与学科合理性的争议始终相伴而行^[1]。开展博物馆学史研究能够为博物馆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2]。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博物馆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以下简称社教学院图博系)、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修科^[3]、中山大学^[4]等机构,认为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为博物馆服务生开办的专门培训班是我国博物馆学及培训教育之先河^[5]。只有朱懿^[6]、任家乐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认为“中国博物馆学教育发源于兹(文华图书科和文华图专)”^[7],但论述较为简略,系统考察尚付阙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

创新上实现新作为”^[8],回顾与反思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缘起、历程、办学特点、历史贡献等方面系统考察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

2 文华图专开展博物馆学教育的原因

2.1 韦棣华、沈祖荣的早年经历

张謇不仅是我国系统研究博物馆学的先驱,而且是我国提出重视和培养博物馆学之第一人^[9]。然而,由于20世纪初博物馆学的内涵比较模糊,尚未形成现代学科意义的“博物馆学”概念。1934年,国际博物馆事务局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会议,就博物馆学(Museography)的内涵和价值达成若干共识。因此,学界通常将20世纪30年代视为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产生时间,认为陈端志是较早系统论述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问题的学者,其于1936年出版的《博物馆学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学东渐与本土突围:民国档案学教育发展史研究(1934—1949)”(编号:19YJC870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韦昱杰,ORCID:0009-0005-4632-9850,邮箱:1404118560@qq.com。



通论》视为首部系统论述博物馆理论及工作方法的专著,该书专辟“工作人员的养成”一章研究博物馆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而在此之前或者说同时期,不断有图书馆学人就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发表论述,如马宗荣在《现今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一文中提出:“吾国社会教育机关任用博物馆馆长及馆员,亦当知经营博物馆事业,必赖专材,幸勿位以名流达吏^[10]。”袁同礼自欧美考察归国后,多次谈及欧美博物馆在业务管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特点和趋势^[11]。“文华图专学校概况”^[12]曾有过记载:早在20世纪20年代,韦棣华就已经产生了建立博物馆学科、培养博物馆人才的想法,其应是中国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建立博物馆学科、培养博物馆人才之人。

韦棣华之所以萌生建立博物馆学科、培养博物馆人才的想法,与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等文华图专先驱早年管理文华公书林博物古物陈列室和在美国图书馆学校学习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这些经历为文华图专后来开设博物馆学相关课程埋下了一颗幼小的种子。

1903年,韦棣华在文华学校内创办学校图书室并担任总理^[13]。1906年,韦棣华有感于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或称图书室)无法满足文华学校和武汉的发展,决定创办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14]。在韦棣华的倡导和募捐下,文华公书林新舍于1910年落成开放,内设博物古物陈列室^[15]。博物古物陈列室收藏了不少矿物、植物、动物等的标本以及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小物品,藏品之丰富令人惊叹^[16]。这个博物古物陈列室相当于一个小型博物馆。而早期的文华公书林职员较少,最初仅有韦棣华和沈祖荣两人。可以说韦棣华和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从事过博物馆管理实践,是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员”。

早期文华公书林的主要管理者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均曾赴美攻读图书馆学,而当时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深受杜威的影响^[17],普拉特学院等诸多图书馆学校基本照搬(或稍加调整)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院或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课程体系。而当时的杜威就已经关注到博物馆的存在,将博物馆方面内容加入其课程体系,如其在“哥大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院通告(1886—1887)”一文中提及博物馆和艺术馆,如“图书馆范围和用途: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公共娱乐设施的图书馆”^[18]。杨昭愬在《图书馆学》一书中详述当时纽约

州立图书馆学校、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校、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学校的教育情况,其中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学校均已开设博物馆学课程,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开设“解题和标本”“件名标本”课程,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学校开设“解题和标本”课程^[19]。“解题和标本”即是制作博物馆所用标本的课程,属于博物馆藏品管理的范畴。欧美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知识体系的来源地,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让韦棣华、沈祖荣等人更早、更容易接触到博物馆学的知识,更早地意识到博物馆学教育的重要价值。

2.2 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兴盛

近代以来,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下,图书馆和博物馆一同引入中国,逐渐成为社会教育的“并蒂莲”^[20]。虽然图书馆和博物馆同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但早期独立的博物馆数量较少,博物馆多附设于图书馆,如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山西图书馆标本陈列室、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古物保存所、河南省立图书馆金石陈列室和标本陈列室,1917年的《各省博物馆一览统计表》显示有近半数博物馆附设于图书馆^[21]。同时,因早期图书馆、博物馆的职责相近,业务范围存在较大交叉重叠,在早期实践中存在大量图书馆、博物馆一体化建设的现象,如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云南图书博物馆、东莞博物图书馆。这使得图书馆学人愈发关注博物馆事业。1928年李小缘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提出在图书馆中创办博物院^[22],引起热烈反响^[23]。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共生”现象吸引了文华图专学人的目光。1933年,毛坤发表《图书馆与博物院》^[24]一文,提出图书馆员应注意保藏古物等博物馆事宜(见图1)。

圖的博物院化,博物院的圖化,關於這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以為圖不但不該收些古物金石一類的東西,連圖的收羅善本如宋刻元抄之類,也無關實用,不過當古董保存起來,至多可以炫耀炫耀而已。有的人以為圖意在保存文化,書籍不過是文化的一部份,其他古物真跡,亦宜加意網羅,兼收並蓄,方足以見文化的全體。我現在對於這種理論上的意見,並不加以討論或可否;祇是在事實上,近來無論是國立圖書省立圖或鄉縣圖,除極力收藏其相關最切之著作外,凡與有關之古物真跡亦勢必收藏。保藏古物很可以有國立省立或鄉縣立之博物院來主持,但博物院尚未發達之前,而以古物真跡之類的東西暫置於圖作為圖的一部份,其勢自不能否認。又看見有好幾個大學圖為便其校中師生之研究,亦附設古物部或金石部或古物陳列所等。既然有這樣的事實發生於圖中,那嗎管理圖的人,亦應相當注意。博物院的設施與管理,許有與圖之設施與管理相同者,亦自有其相異者在。茲就美術博物院之設施管理之淺明的幾點略為討論。希望有專家注意這問題,使於我們現在服務圖而遇到古物美術收藏展覽問題的人,有所參考才好。

图1 毛坤“图书馆与博物院”原文



毛坤的这篇文章不仅表明其关注博物馆的原因,与文华图专开设“金石学”课程相互印证,而且解释了文华图专师生乃至民国图书馆学人大力开展博物馆学研究的部分原因。毛坤自1928年从文华图专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负责管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毛坤在当时图书馆界之地位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影响,李永增、章新民等文华学子开展博物馆学研究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更为重要的是为文华图专后续大量开设博物馆学相关课程埋下了伏笔。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享誉美国图书馆、博物馆领域的达纳(John Cotton Dana)成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荣誉会员。随后,达纳在图书馆、博物馆领域的著作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如文华图专的“图书馆经营法”将达纳的两本专著《图书馆入门》(*A Library Primer*)和《现代美国图书馆经营》(*Modern American Library Economy*)列为参考书。《图书馆入门》(该书现保存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一书共55章,第54章“博物馆、讲座等”讲述了博物馆对于图书馆的价值,认为“与图书馆相连的博物馆,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还是科学博物馆,或艺术画廊,都可以成为吸引民众的源泉,并具有很大的教育价值。古物、自然历史标本、稀有装订本、古书或手稿的收藏通常由为此目的而组织的协会负责。图书馆应尝试将这些收藏品与自身联系起来,以增加其自身的吸引力,并使这些收藏品更有趣、更有教育意义”^[25]。

同时,当时中国的图书馆学大家杜定友、杨昭愬等已关注到博物馆。杜定友认为博物院管理法等“辅助的”相关学科应该纳入图书馆学理论体系^[26]。杨昭愬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到“博物部的藏品,和临时陈列品,都能涵养美的情操”“大图书馆除一般的贵重书以外,又设印画类陈列室,古来货币陈列室,当地古物陈列室”^[27]。这些学人对博物馆的关注带动了图书馆界对博物馆的关注,文华图专开办博物馆学教育的思想种子进一步生根发芽。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首个黄金期,不仅博物馆数量飞速增长,博物馆学专著大量涌现,而且博物馆协会建立,博物馆学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193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联合举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修正通过上海市博物馆的“呈请教育

部指定国立大学若干所,添设博物学系或课程,以期造就专门人材案”,决定“呈请教育部设立博物馆专科学校,或指定学术机关,添设博物馆学课程,以期造就专门人材”。沈祖荣、徐家麟、汪长炳、毛坤等文华图专学人均参与此次年会,联合年会时分时合,但袁同礼和沈祖荣均多有报告^[28],在闭幕式上,严文郁、马衡、袁同礼、沈祖荣依次报告讨论经过。以沈祖荣作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眼光和格局,很有可能注意到了上海市博物馆的提案,这也更加坚定了沈祖荣开设博物馆学课程,设立博物馆学系的想法。

3 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3.1 滥觞期(1910—1937年)

1910至1931年,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主要以业务实践为主,文华公书林是文华学子的重要实习场所,学生们运用管理图书的方法管理着文华公书林的博物古物陈列室,博物古物陈列室成为“对图书馆学学习亦有足资参考之处”^[29]。

1932年,文华图专鉴于“收藏古物善本有关文化,迩来各大图书馆多有金石部善本部之设立,提倡专设博物馆古物馆者亦大有人,而此项专门人才甚感缺乏”,增设“金石学”“版本学”课程,聘请湖北金石学专家易均室授课^[30]。金石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文物的收集保护方面有着巨大价值^[31]。20世纪初,受西学影响,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狭义金石学)完成了向古器物学或广义金石学的过渡和转换^[32],金石器物学的文字著录、器物考据、艺术品鉴等诸多路向转型融入相关学科体系中,直接影响了中国博物馆的收藏、分类、鉴定、保护、展示等实践。“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开篇明确指出:“文献所不能尽者,器物可以补充之,文献有所疑者,器物可以实证之”^[33]。亦说明金石器物学在近代博物馆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京大学的博物馆学教育中均包含“金石学”课程。故文华图专1932年增设的“金石学”课程是其博物馆学教育的萌芽。

1934年,文华图专为“使学生明了吾国古器物之丰富及其在吾国文化上之价值,而知其随图书馆典籍保存之方法”而开设“古器物学”课程,内容包括“古器物之意义内容及种类”“古器物收集与保存之法”等。同时,安排“古物之排置与整理”等实习内



容,如前往湖北省立图书馆实习金石古物编目管理办法^[34]。

1937年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曾记载:“本科原设有古器物学一科,为本省金石专家易均室教授,本年美国谢福德来校,于每周为学生讲授博物馆学两次。为学生实习起见,爱在华德楼举行展览两次^[35-36]。”同年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同样有过相关记载:“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沈祖荣请新由美国来华之理查德·D·希普曼(Richard D. Shipman)担任博物馆学讲座。希普曼在美国研究博物馆学多年,学问渊博,经验丰富,闻该校二年级学生全体加入,一年级及讲习班则任学生自由参加云^[37]。”

文华图专延聘美国博物馆学名师教授博物馆学是经过认真考虑和准备的。一方面,“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已开设数年,学生和学校对于博物馆学的认知无疑有所增进;另一方面,金石学和古器物学虽与博物馆学密切相关,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未能涵盖博物馆学的全部基本知识,加之“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的内容主要关注中国传统的古物书籍,易均室^[38]早年虽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但就其知识背景和研究方向而言,教授博物馆学稍显勉强。因此,对于积极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提倡中西结合和兼容并蓄的文华图专^[39]而言,于此时聘请美国博物馆学家来讲授博物馆学课程可谓正当其时。此外,文华图专在聘请美国博物馆学家之前,已经做了不少准备。《文华图专二十六年度补助费设施计划》中曾记载文华图专尽力添置国内外相关文献供博物馆学参考用^[40],包括《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殷墟卜辞讲话》(金祖同撰)、《新博物馆设计》(*Plan for a New Museum by Dana*)、《新博物馆》(*the New Museum by Dana*),其原因是“本校附有博物馆学概论及古器物学二课,盖其与图书馆学有密切关系,国内图书馆中亦不少附藏有博(物)者,不得不设有此二课,以便学生将来能附带管理博物^①”。其中《新博物馆设计》全称为 *A Plan for a New Museum, the Kind of Museum It Will Profit a City to Maintain*。

从1932年到1937年,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课程经历了“金石学—古器物学—博物馆学”的变迁,

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自此正式形成。

3.2 发展期(1938—1944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文华图专迁往四川,外籍教师纷纷离华^[41],毛坤^[42]、徐家麟^[43]、傅振伦^[44]等中国籍教师承担起了博物馆学教育的重任。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华图专等图书馆学校的办学环境简陋且危险,原计划于1940年增设的“博物馆管理法”课程因缺乏合适的教员未能如期开设。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设立培植社会教育人才专科学校,并于1941年正式成立以“训练专才,加强社会服务事业的阵容,使学生从学校里获得基本的整理与鉴定图籍和器物的方法——图书馆方法——应用到将来所从事的教导民众的事业中”^[45]为宗旨的社教学院图博系。时任文华图专教务长的汪长炳前往就职,徐家麟、黄元福等文华校友随之前往社教学院图博系。文华图专和社教学院图博系形成竞争关系,为逆转劣势^[46],沈祖荣带领着文华图专于战乱中负重前行,增设“博物馆经营法”“博物馆学通论”“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等课程。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学生,还是档案学^[47]的学生都曾经必须修读博物馆学相关课程。

1938至1944年期间,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日趋完善,从“博物馆学”到“博物馆管理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宽,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已初具规模和成效。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二十九学年度校务行政计画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48]记载了文华图专1940年的教学规划和实施情况:

本学期曾向美国罗氏基金会进行补助费,旋经批准五千元美金为博物馆学补助费,分三年(1941—1943),拟发第一年计二千元,第二年计二千元,第三年计一千元。该项补助尚未领到,即遭封存资金。太平洋战争随又爆发□受影响唯刻进行中。

罗氏基金会即由美国最大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捐款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对文华图专,乃至中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多有贡献^[49]。罗氏基金会在抗战期间总共资助文华图专两万美元,帮助文华图专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

① 因原始档案年代久远,且形成者书写时字体较小,难以字字辨认清楚,但可以明确其基本意思。



月。而罗氏基金会对文华图专博物馆学的资助足有五千美金,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华图专已将开展博物馆学教育视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其博物馆学教育已初具规模和成效。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50]中记载了文华图专 1941 年的教学计划:

本学期(上学期)拟添设史地概论、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等课目。史地概论一课全体学生必修,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二课档案科学生必修,图书科学生选修。

拟从三十年度下学期起,添设政府组织法、古物学等课目,藉以充实档案科之内容。

购置关于博物馆学之标本及书物若干种以充实该科目内容。

研究之部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博物馆参考资料目录。研究博物馆学实物而外,更有图书各书报中散见此类图文及其他资料,非经著录无从考察,本题为此种编录工作。

1941 年前后,教育部曾派员视察文华图专,视察人员经过考察后,认为“该校为国内唯一之图书馆专科学校,惟所收容之学生太少。战后图书馆及博物馆事业必发达,需要校内之人才。殆无又疑。除图书馆科应再设法扩充名额外,博物馆学科似亦应助其早日设立,以储备此项人才为异日用”。这亦证明了文华图专博物馆学的巨大潜力^[51]。

3.3 衰退期(1945—1949 年)

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文华图专开始谋划复校事宜,组建博物馆学科被正式提上日程。沈祖荣一方面向美国图书馆界请求帮助,希望美国图书馆界能够提供图书、博物、师资、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则向有关当局请求帮助,以期获取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1945 年 8 月,沈祖荣恳请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委员会主席布朗对文华图专战后工作给予帮助,并附上长达三页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工作计划(草案)》。其中记载了沈祖荣对文华图专未来发展的规划,提到建立韦棣华纪念图书馆,其应该“包罗各种博物的免费流通图书馆”,能为文华图专学子学

习、研究、实习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提供较好条件,认为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已初具规模和成效,且已开设两门博物馆学课程,正在建设一个小规模的博物标本研究专藏。若能按国民政府要求,建立授予学位的学院,将吸引很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事业作为终身职业。渴望将来能够与英美的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的专家在培训中国学生等方面进行合作^[52]。或许是由于国民党在大陆节节溃败,加之袁同礼与沈祖荣间的关系转变、文华图专与教会和华中大学的纠葛等原因影响到了美国图书馆界的态度,沈祖荣期盼的美国援助并未到来。

1946 年 1 月 8 日,沈祖荣向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提出^[53]:

请求钧座予以协助或拨以省库之款,或予籍没武昌汉口敌伪之房产地方,或给以空废之公产(如首义公园右方之空地),以便恢复,将来复校之后,由图书系、档案系扩充至博物系,而成为大学院。

在获得政府当局和各地校友支持后,沈祖荣则开始为文华图专复校募集资金,“一俟人才设备大体就绪,再呈请升格为独立学院,图书档案博物三系鼎立,以为东亚唯一研究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54]。虽然 1945 年之后文华图专的课程设置中依然有博物馆学相关课程^[55],但无论是从课程数量上,还是从课程类别上,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都呈现出“衰退”的迹象。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博物馆学教育开始了转型变革^[56],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逐渐走入历史。1953 年,文华图专正式并入武汉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逐渐成长为中国“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尽管当时沈祖荣关于“集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于一体”的学科规划未能实现,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始终不忘初心,不断布局文化遗产领域,提出整合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以培养公共文化服务人才^[57],建立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暑期学校,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4 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办学特点

4.1 培养目标: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图博兼通的专业人才

沈祖荣认为拓宽知识面是人才培养的重点之



一^[58]。在文华图专师生眼中,图书馆学教育^[59]、档案学教育^[60]、博物馆学教育均是通才教育。沈祖荣接任文华图专校长之初,就围绕“培养全能的图书馆通才”^[61]制定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欲谋求图书馆新旧中外各方面的融通,实用人才与研究人才双方的供给”。而当时图书馆大量收藏古物、博物物的现状,促使文华图专开始考虑培养能管理古物、博物物的图书馆通才,与图书馆实践相结合,与图书馆相关的“古器物学等课程也必不可少”^[62]。文华图专最初开设“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的原因就是帮助学生解决未来在图书馆服务时可能遇到的“收藏古物鉴别刻板”问题,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华图专开设“博物馆学概论”和“古器物学”是为了学生将来能附带管理博物。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文华图专不仅开设“金石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的课程,还广泛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等来校演讲,如邀请吴其昌^[63]主讲“殷墟发现之历史与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邀请在鉴赏金石古籍方面卓有见识的徐行可讲演“四库提要类目”。在资源建设上,既有西方博物馆的博物标本和博物馆学相关文献^[64],也有保存中国特有的金石古物和博物馆学相关文献。

4.2 课程设置:注重西学东渐,促进旧学和新知的融通

随着新式图书馆、博物馆在全国纷纷建立,而管理、运营这些机构的专业人才却几近空白。于是,沈祖荣、戴志骞、杜定友等图书馆学先驱远赴西方,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多或少关注到了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这为他们开展博物馆学教育、培养博物馆学人才埋下了种子。沈祖荣虽然先就读于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欧美,但是其在教会学校同样接受过中国儒家经典的教育,国学基础同样扎实,这种中西结合教育的浸润成为其中西结合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65],而这在其博物馆学教育实践中同样有所体现。1916年,沈祖荣提出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必须进行本土化,培养符合本国国情的图书馆专门人才”^[66]。博物馆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其藏品既包括中国本土的古器物,也包括来自西方的仪器、标本、化石等,管理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其管理方法必然有所差异,而藏品的多样性则意味着管理者需要兼具两种不同的管理素养。沈祖荣认为图书馆学教育“特重图书馆实际困难问题”,鉴于当

时普遍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而中国的古器物学对于文物管理具有重要价值,在其倡导下,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探索以“金石学”“古器物学”为起点,后逐渐加入西方博物馆学内容的“博物馆学”“博物馆经营法”“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等课程,试图实现两种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这从文华图专曾将“金石学”改为“Study in Metal & Stone Inscriptions”^[67],将“古器物学”^[68]划入博物馆学课程,改名为“博物馆学B”可以管窥一二。

4.3 师资建设:注重因时制宜,提倡中西结合

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师资主要有易均室、谢福德、毛坤、徐家麟、傅振伦等,这些教师的生平和学科背景如下:

易均室(1886—1969),湖北潜江人。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毕生对文物典籍悉心搜求,不遗余力,致力于金石文字考释之学^[69]。少年肄业武昌经心书院,后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就读,毕业于政治、文学两科。民国初年,曾任湖北省议会议员,后辞官回乡,着手研究文字学、金石学及诗词戏曲等^[70]。1928年初,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征集与接触了大量古籍文献与金石拓本实物。为集中精力,全心研究琢磨金石篆刻,易均室于1930年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执教于文华图专,亲自培养图书管理与金石篆刻人才。

谢福德(生卒不详,或称喜德门),美国人。1905年曾任文华中教员^[71],1937年担任文华图专博物院顾问。

毛坤(1899—1960),四川宜宾人。原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目录学家、档案学家,文华图专第七届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求学,后前往文华图专攻读图书馆学,192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目录学、考古学、文字学、博物馆学、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学等课程。

徐家麟(1904—1975),湖北沙市人。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学家,文华图专第五届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曾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员等职务。1930年,应沈祖荣之邀回校任教,教授“图书分类法”“资料管理”“英文档案管理法”“博物馆学”等课程,1935年赴美留学,1939年返回文华图专任教,1941年前往社教学院图博系任教。

傅振伦(1906—1999),河北新河人。史学家、档案学家、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史



学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助教、故宫古物馆科员,曾参与“燕下都考古团”等考古工作和居延汉简等文物的整理工作^[72]。20世纪30年代因公出访欧洲,考察多国博物馆事业,成为当时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73]。1943年起担任文华图专新增设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教授“史料整理法”“中国档案学”等课程,还曾兼授过“博物馆学”。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先是聘请易均室教授“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而后聘请美国博物馆学家谢福德教授“博物馆学”课程,努力邀请英美的博物馆学家与文华图专合作培养学生。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外籍教师离华、良师难觅的情况下,文华图专因时制宜,毛坤、徐家麟、傅振伦等中国籍教师毅然承担起了教学的重任,体现了图书馆学人的责任与担当。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华图专顺势而变,希望能与英美的博物馆学的专家合作培养博物馆人才。

5 文华图专博物馆学教育的历史贡献

虽然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并未朝着体系化、建制化的方向发展,未能实现图档博学科一体化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文华图专师生及该校的博物馆学教育对中国近现代的博物馆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文华图专在博物馆学教育领域的探索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国内其他高校的博物馆学学科的设置提供了经验,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后人铭记。沈祖荣关于图档博学科一体化发展的设想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徐家麟、汪长炳两位先后担任文华图专教务长,襄助沈祖荣培养人才,在文华图专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74],这些经验为他们在社教学院图博系开展教学和管理活动奠定了基础。社教学院图博系的教学安排是汪长炳结合美国图书馆学理念和文华图专办学经验设置的,因此社教学院图博系也被视为“文华图专分校”^[75]。同时,社教学院图博系的教师大多来自文华图专,如严文郁、黄元福、岳良木、李芳馥、钱亚新等,且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修科、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的设立和教学都与文华图专师生有着紧密的关系。如1946年1月9日,严文郁曾给胡适写信,就北京大学复员

事宜建议“于文学院添设图书、博物、档案管理学系”^[76],为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修科的创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汪应文等人的直接推动下,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在西南师范学院增设图书博物馆专修科^[77]。

另一方面,文华图专的毕业生们成为当时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文华图专注重培养学生外语能力,鼓励、支持学生留学欧美,而欧美图书馆事业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人的主要学习对象,当时的欧美图书馆附设博物馆也较为普遍^[78]。因此,文华图专的毕业生们对博物馆事业也颇为关注,积极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成为当时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李永增翻译了吉尔曼·伊夫斯·本杰明(Gilman Ives Benjamin)、刘易斯·查尔斯·埃弗拉德(Lewis Charles Everard)的著作,发表《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79]、《博物馆与陈列馆》^[80]、《我也来谈谈博物馆》^[81]等文章。章新民发表文章《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间的关系》^[82]。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南地区博物馆事业奠基人冯汉骥就是文华图专第二届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冯汉骥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在多个图书馆任职,赴美攻读人类学期间还参与了《汉和图书分类法》的编纂;回国后始终关注着成都的图书馆事业,曾受邀前往社教学院图博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任教(均未成行),其在考古、博物馆领域的成就与其在文华图专的经历密不可分^①。汪长炳、徐家麟、黄元福、汪应文等文华学子投身学科教育事业,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培养出了胡骏、陈丽琼、郭宗萱、袁有贞、简菊华等一大批专业人才。社教学院图博系毕业生胡骏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83],在博物馆学方面著述颇丰,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如参与苏州丝绸博物馆的创建^[84]、为贵州民族文物保护建言献策^[85]。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毕业生陈丽琼先后在云南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工作,曾担任重庆国友博物馆(私立)馆长、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① 冯汉骥先生早年通过在文华图专所学知识谋生,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认识了鲁迅先生,从此对文物考古产生兴趣。在美留学期间,利用图书馆学知识解决学习和生活费用。参见谭红的《物换星移文章在 流芳百世道德新——毛坤先生小传(1899—1960年)》,冯士美的《回忆先父冯汉骥》,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宜昌市社会科学界的《考古人类学家冯汉骥》。



6 结语

文华图专的博物馆学教育在中国博物馆学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西学东渐和教育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华图专从早期的博物馆管理实践,到开设“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再到开设“博物馆经营法”“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等多样化、全面化的课程,直至最后走入历史,近四十年的不断探索不仅为当时的中国博物馆学教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借鉴,推动了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而且其办学特点和宏远规划对当下的图书馆学教育、博物馆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值得今人深思。

致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黄洋副教授、王思怡副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关民国博物馆学人的学缘背景、博物馆学教育课程设置方面的资料和意见,在此声明他们的学术贡献并表示感谢!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一系列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徐玲.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 东南文化, 2014(5): 101-109.
- 徐玲. “博物馆史研究”专题学术主持人语[J]. 博物院, 2023(1): 5-6.
- 李军. 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早期发展——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J]. 中国博物馆, 2015, 32(4): 28-38.
- 李飞. 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特色与价值评估[J]. 博物院, 2023(4): 20-26.
- 梁吉生. 21世纪: 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教育的沉思[J]. 中国博物馆, 2001(3): 37-42.
- 朱懿. 我国高校博物馆学课程结构演变及成因分析[M]//复旦大学博物馆,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8.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70.
- 任家乐.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52.
- 习近平.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M]//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21-327.
- 甄朔南. 中国博物馆学百年发展述略[J]. 中国文化遗产, 2005(4): 113-115.
- 马宗荣. 现今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J]. 教育与民众, 1933, 4(8): 1333-1360.
- 徐婉玲. 走向世界: 故宫博物院奖学金的设立与李瑞年的留学之路[J]. 美术研究, 2022(5): 111-119.
- 文华图专. 文华图专科学校概况[A]//姚乐野, 马振犍. 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一辑: 第1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1: 36-37.
- 沈祖荣. 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经验[J]. 文华图书馆季刊, 1929(2): 159-175.
- 郑锦怀. “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研究[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1: 53-54.
- 周洪宇. 不朽的文华: 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63.
- 螺影. 文华公书林之所见[N]. 时报, 1919-04-14(11).
- 周亚.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究(1887-195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8: 132-133.
- Reece E J, et al.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of Columbia College, 1887-1889: document for a history[G]. New York: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7: 99-102. 转引自周亚.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究(1887-195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8: 119.
- 杨昭愬. 图书馆学(下)[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429-445.
- 赵依凡. 社会教育之并蒂莲: 中国近代博物馆与图书馆“共生”现象初探[J]. 中国博物馆, 2022(2): 121-128, 136.
- 佚名. 各省博物馆一览统计表[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3辑.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98.
- 李小缘. 全国图书馆计划书[J]. 图书馆季刊, 1928, 2(2): 210-234.
- 袁同礼. 书评: 中图图书馆计划书[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8, 3(5): 22-23.
- 毛坤. 图书馆与博物馆[J].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 1933, 5(2): 59-67.
- Dana J C. A Library primer[EB/OL]. [2024-10-04].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5327/15327-h/15327-h.htm#p170>.
- 杜定友. 图书馆通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42-44.
- 杨昭愬. 图书馆学[M]//杨昭愬. 杨昭愬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260.
- 周余姣. 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纪念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 80 周年[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 36(11): 45-52.
-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三年度)[M]. 武汉: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13, 57, 81, 88.
-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校闻[J].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 1932, 4(3/4): 183.
- 刘毅. 文物学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J]. 博物院, 2017(1): 53-60.
- 关昕. 以碎立通: 博物馆器物展示的史学传统[J]. 东南文化, 2022(2): 147-154, 191-192.
- 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1935, 1(1): 1-2.
-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校闻: 毕业班学生之校外实习[J].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 1936, 8(2): 276.
-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校闻[J].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 1932, 4(3/4): 183.
-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校闻及同门消息: (五) 博物馆学练习展览[J].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 1937, 9(2): 142-143.
- 国内消息: 文华图专校增博物馆讲座[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7, 12(5): 35.
- 乔晓军.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补遗二编[M]. 西安: 三秦出版



- 社,2007:304.
- 39 彭敏惠. 论文华图专的学术风格及其深远影响[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1):109-118.
- 40 文华图专二十六年度补助设施计划[A]//姚乐野,马振犊. 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一辑:第2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230-237.
- 41 韦庆媛. 民国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及分析[J]. 图书馆,2018(5):101-111.
- 42 谭红. 物换星移文章在 流芳百世道德新——毛坤先生小传(1899—1960年)[J]. 图书情报知识,2010(1):113-123.
- 43 肖秋会,李珍. 1934—1953年文华图专档案课程的设置、发展及演变[J]. 图书情报知识,2019(6):19-26.
- 44 李珍. 民国时期文华图专档案学人群体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20:18.
- 45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概况[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18(1):5-6.
- 46 姚乐野,刘春玉,任家乐. 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2):61-71.
- 47 关于呈送本校民国二十九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及民国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的报告(1942年3月5日)[A]. 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7;年度:1946;案卷号:1-8;档号:7-1942-10.
- 48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二十九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A]//姚乐野,马振犊. 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一辑:第4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208,223.
- 49 彭敏惠. 文华图专办学资金来源考[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2(2):96-105.
- 50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A]//姚乐野,马振犊. 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一辑:第4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195-196,202-203.
- 51 教育部关于该部派员视察给文华图专的训令[A]//姚乐野,马振犊. 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一辑:第4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477.
- 52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138-144.
- 53 王郭舜. 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史料选辑[J]. 档案记忆,2020(7):24-37.
- 54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A]. 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第八七六号,全宗号:8;年度:1946年;案卷号:1946-8.
- 55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M]. 武昌: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49:插页.
- 56 谢欢.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2):114-125.
- 57 唐义.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与档案学教育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人才路径[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4(4):84-89.
- 58 彭斐章. 文华图专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J]. 图书馆,2001(2):2-6.
- 59 李雨蒙,郑炜楠. 海峡两岸图书馆学家的事业贡献与学术影响——“沈祖荣·沈宝环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J]. 图书馆论坛,2019,39(10):60-66.
- 60 姚乐野,王阿陶. 毛坤先生档案学教育思想探微[J]. 图书情报知识,2009(5):117-122.
- 61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263.
- 62 沈祖荣. 谈图书馆专业教育[M]//丁道凡. 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203.
- 63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校消息[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15):18.
- 64 私立文华中学校董立案[A]. 1929. 湖北省档案馆. 档案号:LS10-2-833.
- 65 肖希明,石庆功.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1):63-76.
- 66 Seng S T Y.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J]. The Library Journal,1916,6(41):381-388.
- 67 彭斐章,彭敏惠. 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与目录学思想现代化[J]. 图书馆论坛,2009,29(6):9-18.
- 68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六年度)[M]. 武汉: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7:104.
- 69 吴芹芳,谢泉. 中国古代的藏书印[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206-208.
- 70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潜江文化简史》编撰委员会. 潜江文化简史[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251-253.
- 71 博物院管理学之真谛[J]. 华大通讯,1937,1(1):11.
- 72 薛艳伟. 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的编撰及其特点[J]. 博物院,2024(1):122-129.
- 73 庾华. 傅振伦的博物馆实践及其对博物馆学的贡献[J]. 东南文化,2016(1):105-110.
- 74 彭飞,汪励. 汪长炳先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纪念著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汪长炳先生诞辰100周年[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4):80-82.
- 75 顾烨青. 植根民众教育 造就专业人才——苏州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前身(1929—1950)历史贡献评述[C]//第十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0:152-163.
- 76 邹新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27(2):105-110.
- 77 黄京君.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办学史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2:13-14.
- 78 太玄. 美国之博物馆(未完)[J]. 教育杂志,1919,11(4):21-25.
- 79 Benjamin G I. 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J]. 李永增,译.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7,2(4):4-14.
- 80 Everard L C. 博物馆与陈列馆[J]. 李永增,译.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1(4):1-8.
- 81 李永增. 我也来谈谈博物馆[J]. 中央军校图书馆月报,1936(28):14-15.
- 82 Roberts H D.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间的关系[J]. 章新民,译. 图书馆学季刊,1936,10(4):52-65.
- 83 中国博物馆学会历届理事名录[J]. 中国博物馆,1992(1):74-75.
- 84 人民资讯. 钱小萍专访(四)奔走疾呼 呼吁抢救丝绸[EB/OL].



[2025-03-0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4289360644117391&wfr=spider&for=pc>.
85 国家文物局.请进来走出去,助推贵州民族文物保护[EB/OL].
[2025-03-04]. http://www.ncha.gov.cn/art/2018/11/21/art_2091_152801.html.

作者贡献说明:

韦昱杰:论文选题,资料收集,论文撰写

张衍:框架设计与论文指导

作者单位:韦昱杰,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23

张衍,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收稿日期:2025年1月19日

修回日期:2025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of Museology Education in Boone Library School

WEI Yujie ZHANG Y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museology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museology education at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eology education. Reviewing and teasing out its history, summarizing and explain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museology today.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s of its museology educ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ry Elizabeth Wood and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s early experiences of managing the museum and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ideas for developing museology.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reated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Boone Library School to carry out museology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useology education in Boone Library Schoo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initial period(1910—1937), the education format was mainly museum management practice, supplemented by some courses such as “Epigraphy” and “Study of Ancient Artifac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1938—1944),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offered a variety of comprehensive courses such as “Museum Management Methods”, “Special Museology”, and “Archaeology”, and also planned to establish a museology department. During the decline period (1945—1949), due to current turbulence and other reasons, the plan to establish a museology department was shattered and the museology courses were almost completely cancelle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etting,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implementing gene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who are proficient in both libraries and museums; focusing on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old knowledge and new knowledge; focusing on adaptation to circumstances and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approach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Spreading to the East and Education for national salvation, Boone Library School started nearly 40 years of exploration in museology education. Its museology education is the origin of Chinese museology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ology education and cultivates a group of talents for Chinese museum cause. Unfortunately, it failed to achieve the systematic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museology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brary science and museology developed an effective intera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ed book and cultural relic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eastward, both disciplines embarked 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special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the state encourages, supports, and guide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mong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LAM), scholarly dialogue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se field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renewed integration.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oone Library School; Museology Education; History of Museology; Library Science History